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坤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脩德行政為民瞻仰則

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易傳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

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一作常一作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盥求神而薦褻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觀以下觀上也惟至誠可以交神明

然後動而為天下信信心服也聖人設教於上天下不心服而化者未之有也祭祀之實以誠敬交乎神明誠敬之至莫先乎盥當是時也恍惚以與神明交使人觀之斯心可以化天下矣及乎饋薦之入則其事也其誠不若盥之始也有孚顒若不言而信也荀卿云祭祀之末入尸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喪之末小斂也一也斯得之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神道也惟聖人至誠然後

可與天通此所以設教而天下服也

龜山楊氏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无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聲臭之所不能交也聖人設為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道也天地鬼神尚且弗違況人

乎故盥而不薦一示於上則有孚顒若必見於下觀而化也馬氏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郊特牲言周人旣灌然後迎牲祭統曰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方灌之時其道一於誠而已非若薦之託物也灌者祭之本也薦者祭之末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為有司可備之禮也故自灌而往孔子不觀葢君子惟誠之為貴之義也夫誠之感人不行而至故古盥

之時欲誠於求神初非有意於化天下而天下觀之者感其誠而顒肅之心自生焉惟其不期化而自化此所謂大觀之道使聖人有意於化民是教以化之非大觀之意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誠之所感天地鬼神不能違况人也哉易說

新安朱氏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巽外順而九五以中正示天

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本義

東萊呂氏曰一陰生于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剥姤勿用娶女剥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

是不好惟觀四陰在下二陽為觀於上却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下交孚氣象易說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

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仰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

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易並

傳

橫渠先生曰內順外巽示民以順而外從巽此祭所

以為教之本故盥而不薦中正以觀天下又曰大觀

在上皆謂五也凡言觀我生亦皆謂五也天不言藏

其用而四時行神道如盥而不薦之類盥簡潔而神

薦褻近而煩也　有兩則須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

慮莫非自然聖人則能用感何謂用感凡教化設施

皆是用感也作於此化於彼者皆感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也並易說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又云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无私故威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葢天下之化非有資於號令之鼓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

於誠而已誠至則天下徯其志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與之以所无哉亦曰順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順其性而入之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下觀而化自然之理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陽在上居中履正而得尊位下之所觀也故曰大觀在上盥者酌鬯求神之時也祭莫重焉貴氣臭而不以物誠一而已惟天下至誠

為能化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夫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天之神道也而四時不忒以其誠无息而已聖人觀天之神道而設教亦惟誠而已故天下服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意誠心正而天下治率此道也易說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　又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无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幽明本无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天德也_{餘杭語録}

兼山郭氏曰在下而觀上謂之觀童觀闚觀觀國之光是也在上而眂下謂之觀大觀在上觀我生觀民是也故在下者觀上之好惡而風知所移在上者不求於下至誠以示之而已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

而化也觀之成卦二陽在上四陰在下所謂大觀也坤下而巽上所謂巽而順也九五得位而應焉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聖人在上无思无為以治天下何事於精神心思之所及哉至誠以示之而已故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況萬民乎故垂衣拱手不下袵席之上而天下化者誠以先之也故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經曰觀盥而不薦有

孚顯若誠之本也至於爲也備物而將之末也且天之神道四時見之矣其升降之運本之一氣一氣之運本之於一誠故八卦之變起於中孚非誠則不能也聖人之神道見於教化教化之成敗見於風俗風俗之所自出於上之誠信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則有至於无聲无臭者矣彼刑名度數曷足以明之故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予知其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其所以為貞觀者何乎易簡而已矣天之生物也不期於生而萬物以之生地之成物也不期於成而萬物以之成孰為之主張孰為之或使莫之令而常自然葢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一者誠而已故聖人之治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中正以應之而已故曰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貞則亦誠而已故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者也夫誠之為道也至矣則何施何為而可
以臻於此乎葢君子内省不疚无惡於志其所不
可及者唯人之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也三代
之盛時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乃縣治象之法使
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及其衰也治象之法未
廢也而治亂之迹如是之不同何也誠與不誠之
效也故曰至誠如神鬼神之為德也視之而不見

聽之而不聞使天下齊明盛服以承其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故天之神道聖人之神道推此可得而知之也

嗚乎二帝三王遠矣吾於此猶可觀焉_{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於示人也其誠明之著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不可揜者焉亦猶聖人有以示之也觀之者至於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

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天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為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欲无言皆是道也乾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之神道其及物如此而已然彖因卦辭盥而不薦明一卦之全體盡巽順

之道以居中正故曰大觀九五言一爻之義能巽而已故反諸其身爲觀民之道也卦辭彖辭明其大者象與爻抑又次焉是亦取義不同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以上下大小之觀无不兼統而言故獨曰觀而彖則首明大觀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觀成卦之義在於九五九五剛大履至尊之位四陰觀之大者在上而下爲小者之所觀坤爲衆巽爲多白眼衆觀上之象故曰大觀在

上此以九五釋觀也下順上巽順物之理巽而施之也九五无偏黨反側建極立表天下注目故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合坤巽言九五大觀在上之道也觀臨之覆臨兌為澤艮為手上為宗廟巽入也入宗廟而澤手盥也與内則沃盥之盥同坤為牛兌為刑殺殺於下手薦之於上薦也孚者九五之誠信孚於下也乾為首兌變之肅然在上莊而不惰有敬順之貌顒若也觀之道至簡而不

煩其要在誠而已无待於物也故明之以宗廟之禮焉宗廟之禮所以致誠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涚手而後酌酒涚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故獻之屬莫重於祼而盥者未祼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為敬順之貌者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金聲而玉色莫不有敬順之心及其薦獻禮文繁縟

人之精一不若始盥之時雖強有力者猶有時而倦惰矣以此見下之觀上在誠而不在物其道豈不至簡而不煩乎是以觀盥而不觀薦也巽眼視艮而兊伏觀盥而不觀薦之象也巽巽也坤順也二應於五化為巽順故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聖人常觀諸天也四時本於陰陽陰陽合而為一一則神神者天之道也故陰陽自行四時自運人見其始於艮終於艮无有差忒而已

孰為此者一也聖人觀天設教亦一而已矣一則誠誠則明明則變變則化不假强聒人自服從亦豈知所謂一哉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推原觀卦之始要其終而言之以明大觀在上其道止於誠誠則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矣以卦氣言之八月節也故太玄準之以視易傳

五峯胡氏曰三綱人之本性神化天之良能堯舜

禹湯文武恭己盡性德合於天一言一行當物情之精中民心之會利用出入民所共由故精神感通折衝萬里天下心服莫測其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上高宗書

新安朱氏曰大觀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觀盥釋卦辭觀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本義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

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的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問觀盥而不薦

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
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義不同曰
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
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
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
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
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
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

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為定　問觀盥而不薦是取

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謂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才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記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

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稍散如既薦之後其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説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觀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亨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

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　問觀卦隂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葢隂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隂盛之象也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為天下所觀須看順而巽一句葢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為上之道易說　又曰易傳見天道

之神體神道以設教非見則莫能體已上並程課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生以省方觀民設教

伊川先生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歴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廵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風行地上萬物皆得其所以化物性不一其化一也先王省方觀民設教其道如此

龜山楊氏曰風行地上省方之象也先生之省方
无非事者所以觀民設教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風之為物初不知其生化萬物也而
風行地上萬物自生自化猶大觀在上下觀而化
故為觀之象也省方觀民設教伊川謂如奢則示
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禮王制言廵守之禮
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
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此省方觀民設教也彖言神道設教天下不知所以然而然觀民設教則其迹可見矣所以為王者之事非盡彖之義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風行地上无所不周觀也先生以巡省四方象風之行觀民設教象風行於地上巽而順萬物也巽為多白眼觀也坤為民易傳曰觀民設教如奢者示之以儉儉者示之以禮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本義

東萊呂氏曰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无所不徧

先王體之為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守

此却是據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

无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无所不

到而省方之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无為只見

一邊事易說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隂柔之質居逺於陽是以一作其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逺初乃逺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所觀者末小人之道施於君子則吝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无方也反而觀之則无已泛而觀之則无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見之而為仁薄者見之而為惡觀老子之學變而為申韓則民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已此小人之童觀所以无咎也語解

龜山楊氏曰初以陰柔在下而遠於陽明不足以

視遠童觀也童蒙未有知者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乃其常分耳大觀在上而小人以童觀未有咎也君子宜知之者也而以童觀則可吝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觀之初以柔自處未見其有立童觀是也童則蒙而无知小人道也小人能用童觀則内无剛戾之性外无强暴之行惟知觀人而效之者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為事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故曰君子吝初六小人之觀也

六二女子之觀也三四君子之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坤冥不正而往觀五小人之觀君子也烏覩所謂正哉不足咎小人不足以知君子猶童穉之觀成人也艮為少男故曰童觀初九動則正以正而往觀者君子之觀君子也然不動焉吝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

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易說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

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能一有字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得婦人之道雖正可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而二以陰柔之質在下卦之內五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非二所能見也闚

觀而已夫視不出乎閨門之內為女子之正則利矣居大觀之時而為女子之正是亦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闚者觀之小道也六二柔順居中女子之象也而見應焉故利女貞所謂可醜者非女子之醜也君子為闚觀則醜也男女吉凶不同故恒卦曰婦人貞吉夫子凶則此利女貞者固知為男子之醜也故初之象言小人道則知君子必吝二之爻言利女貞則知男子可醜不然柔順居中

得其正應何醜之有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觀在上六二不往闚戶而觀之所見狹矣故曰闚觀禮女不踰閾守正不動女之貞也故曰利女貞二離為女為目坤為闔戶女處乎內而闚外之象九五以中正觀天下六二守闚觀而為女貞亦可醜也陰為醜此爻女子居之則利君子為之則醜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

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在丈夫則為醜也本義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一作吝以能順也能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

宜故未至於失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上所施而進退雖以陰居陽於道未失以其在下卦之體而應於上故曰進退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己也度德以就位量能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民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興事造業无過舉矣故无咎此在上位者與德稱而志在民者之所為也故特稱君子以别六三也若夫上九之

觀其生則觀其時之施設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畎畝而志常在君者之所為故亦稱君子而象因其有觀以知其志未平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觀我生自觀也觀其生觀彼也六三柔順居二卦之際不苟進以比尊不苟退以遠陽知反己以自觀不失進退之道也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之德觀天下之所宜觀也六三上應於九而居非其位能量己以進退雖

未得正未失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為不失進退之道矣雖孔子用舍行藏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說不過如是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以九五為主我謂九五也生動也五之三震為動動謂之生者陽剛反動天地之生五之三三則進而上五不動三則退而止進退動

止觀九五而已巽為進退三不當位在上下之際故其象如此六三不能自必其進退者在九五不在六三也九五中正其動必正故六三雖不當位未為失觀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本義

問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己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

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于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脩正易說　又曰三居上下之交政是用力斟量處已丑課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伊川先生曰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

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　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

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无也字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賔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賔于王朝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巽而以陰居下一作陰賔之必无過也故利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柔居陰處上體之下比於貴

而非王也故利用賓于王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國之光也而四近之則觀國之光宜賓于王矣蓋四大臣之位人主之所尊禮也故謂之賓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六三觀我生進退量力度德而後進也六四以量力度德為未盡則又觀國之光見其有禮也見其多賢也然後利賓于王蓋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如是而

說者乃謂賓有不純臣之義舜賓于四門豈皆禮其不純臣者邪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則孰无賓之義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无賓之義乎雍曰君之光莫光於有德國之光莫光於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四則處近君之地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賓于王之時乎蓋无進退之疑也或謂賓有

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觀五也四侯位坤為國五王位六四上賔於五五降而接之成坎離光也故曰觀國之光四為朝廷艮為門闕乾五為王動之四為金坤為布帛乾坤玄黄幣帛之文升自門闕陳於庭王降而接賔賔下升於西北賔于王也尚者主人以賔為上尚之也古者諸侯入見於王王以賔禮之士而未受祿亦賔之九五中正在上六四體巽

而正觀國之光知尚賔忘勢矣尚賔者國之光也禮主人尊賔故坐賔於西北主人接人以仁厚之氣故坐於東南易言賔位者乾也西北方也主人位者巽也東南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進仕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

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與陽貨堯舜之與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易說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

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咎也　我生出於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我所自出者易說

藍田呂氏　解見上九爻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觀天下而天下之所觀也故得失驗之民而後見欲觀我生觀諸民而已

矣苟有失焉其過可補也故君子无咎易說　道雖本諸身得失則驗之民而後見故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居大觀之位未嘗責天下以必化惟觀我道之何如耳天下入於君子之塗我之道得也故无咎是觀民所以為觀我生也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又曰失諸正鵠則反諸其身皆九五觀民之道也羣黎百姓徧為爾

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天下為君子之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自觀也五君也坤為民五動之二坤變震為動動謂之生天動則地應觀天道之得失觀諸地可也天為君地為民君者民之所觀而時之治亂風俗之美惡繫之觀其民則知君君之自觀其得失者亦觀諸民而已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故君道得其民君子也於已為无咎君道失其民小人也必有失道之咎有堯舜

之君則必有堯舜之民矣五之二陽為君子故曰君子旡咎成湯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先王省方命太師陳詩觀民風乃所以自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旡咎也本義

觀我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无咎且九五剛陽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元不利只謂之元咎者蓋使天下皆為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却自有驗得處俗之美惡時

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易說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

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並易傳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不居位為衆人觀仰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

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獨善者異矣

語録

橫渠先生曰以剛陽極上之德居不臣不任之位以觀國家之政志有所未平也有君子徇理之心則可免咎俯視九五之爲故曰觀其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陽居尊中正之位爲下所觀觀之盛者也當觀之盛我道已行民之淑慝莫非我也由是觀之斯見我矣書云人无於水監當於

民監上九陽居尊處卦之末有德而无位者也高而過中與物少可下觀九五未合已故未平也觀民察已得乎自觀以免於咎惟君子能之以我觀彼反求已志極高明而道中庸以免於咎惟君子能之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賢人无位而為天下之所觀也能觀已之動出而補其過則无咎矣曾子之三省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若小人女子之童闚又无進退之疑无賔王之利者也故觀其生九五之君六三之臣皆在所觀也志未平者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於觀焉故君子居之則无咎是以聖人慎於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觀五也上來之三仰觀九五觀其動之所自出故曰觀其生三動於中志也坎險不

平也三觀於五有難焉其志不能平乃往於外三動正也君子也正則无咎上九過剛也過則有咎自古觀其君而去者以未平之志為忿世疾邪之事多失之於矯激太過豈能无咎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也辯博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者也梁鴻作五噫以顯宗之賢猶不能堪之非失之過乎夫子不合者多矣進退无咎者君子之道也巽究為躁故以君子戒之易解曰知

微知彰知柔知剛然後能觀其生而不失進退之幾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本義　所生謂言行事為見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能安然无事

東萊吕氏答張敬夫曰吾丈世道所繫居之實難

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无不進之理別集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四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五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震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

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强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

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一作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噬嗑傳聖人觀齧合之象推之於天

下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合之顔子未達一間亦間也鑽仰之勤其噬嗑之用乎已丑課程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先生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可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

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正蒙

白雲郭氏曰噬嗑之名有二義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合嗑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嗑者不噬噬為始也嗑為終也終始之義分焉文王之辭兼始終故言亨謂嗑之終也言利用

獄謂噬之始也噬之始立卦之義也嗑之終卦成之義也周公論立卦之始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非无嗑義也舉一以明之耳孔子於彖從文王葢釋文王之辭也於象從周公葢釋周公之辭也於繫辭極其終葢明文王周公之所未言也故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皆以嗑為義而不及噬也如是則知方立卦之始主於噬而卦成之後主於嗑

矣主於噬故利用獄嗑亨之時非利用矣是以聖人於道德仁義无時不用刑獄雖設而其用有時者葢本噬嗑之義故也唐虞之民不犯成康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爲利也故知利用特在於有間之時易之爲辭其旨遠哉然頤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於此者葢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

明而後可斷矧有大於此者乎是以聖人欽慎之而不忽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噬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陰居陽雖不當

位而利用獄葢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葢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間隔處各不同茍不察見間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間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无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

无間只為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遠茍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間則自與天地相近易説　又曰噬嗑而亨不噬嗑而欲自亨者世之所謂无礙者也

己丑課程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先生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

於寛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並易傳）

雷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呂與叔録）

横渠先生曰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也　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行（並易説）

龜山楊氏曰上麗而下動一剛間之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則間去矣故噬嗑而亨也夫噬嗑者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夫剛柔分以爻言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二體言也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剛柔分而不相雜非文也用文非所以治獄故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則威明並著而无留獄矣此治獄之道也六五柔得中而上行用獄之主也人君阻法度之威而濟之以剛果則片言折之可也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則人君所宜恤也故古之治獄者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刑不以剛決之意也人君以剛健為德

五君位也而柔居之不當位也故所利惟用獄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噬嗑自否出者也否乾上而坤下乾剛而坤柔初六一變而為六五離柔也九五一變而為初九震剛也昔之剛者今則分而下為柔昔之柔者今則分而上為剛故曰剛柔分剛在下而動柔在上而明動而明初未章也合而後章而六五居上无剛健之材利獄除間而已老子曰天地

之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此間之不可不除而利獄以除間者人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升而為離柔也九五降而為震剛也雍曰剛柔之分蓋以乾之三剛分一以成震坤之三柔分一以成離也否泰二體乾坤之純故噬嗑與賁皆稱分焉噬嗑之彖蓋具三義自已成一體論之合六爻而言有頭中有物之象自乾坤之變論之則

有剛柔分之義自震離二體而言故曰動而明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而用獄也柔得中六五也上行則法天動而必明之意也故雖无剛健之才以當其位亦可為噬嗑之主而用獄矣由是知聖人用獄无私情一本天道而已然則漢唐之興卒无三代之治者不明法天故也其惡之大尤見於用獄之際不知雷電之必合

以盡動而明之義復蹈秦皇慘毒之政其傳祀數百年亦已幸矣是以游聖門者羞稱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震合而成體為頤中有物之象九四之剛頤中之物噬合也噬而合之剛決而上下亨矣推之人事上下之際有間之者强梗讒邪奸宄弗率噬而合合而亨易傳曰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葢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合矣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故曰頤中有物

曰噬嗑噬嗑而亨此合兩體言噬嗑與亨之義也

夫互體之變難知也聖人於噬嗑彖明言之其所

不言者觀象玩辭可以類推固者為之彼將曰艮

震頤也賁離而求艮離豈艮哉故曰知者觀其彖

辭則思過半矣噬嗑自否來否之時剛柔不分天

地閉塞九五之剛分而之初剛下柔也初六之柔

分而之五柔上行也剛柔分則上下交矣動而明

則否塞通矣以陰陽言之震陽也離陰也雷動電

明剛柔相文合一而成章則天地亨矣故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此以初五相易合兩體以言噬嗑之才也噬嗑除閒之卦不止於用獄言利用獄者專以六五言噬嗑之用坎為律為棘獄象也六五之柔得中而上行下據九四之坎用獄也所謂上行者以柔道行之於上也五君位唯剛健中正足以當之六五柔中不當位也雖不當位而施之於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為利矣或曰柔中足

以用獄乎曰人君者止於仁不以明斷稱也古之用獄者史以獄成告於正而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宥之者柔也三宥之然後制刑者剛中也制刑者有司之事不得已而聽而制刑者人君之德德歸於上有司不失其職於下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愛之斯戴之矣故曰人君之

用獄无若柔中之為利也皐陶之美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夫殺不辜則民將以虐我者為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則天下樂推而不厭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士師有司也曾子告之如此況人君乎觀皐陶曾子之言則在於寧失也在於哀矜也不在乎明斷審矣自易失其傳參之以申韓之學人君用明斷決獄訟躬行有司之事其弊至

於刻薄少恩民心日離思與之偕亡讀易不察之過也故不可不與之辨焉卦氣秋分也故大玄準之以闕易傳

新安朱氏曰噬嗑以卦體釋卦名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本義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　問易中言剛柔分者二一是噬嗑一是節此三字何義先生曰據某所見只是

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何也先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 並語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伊川先生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易傳

藍田吕氏曰噬嗑有所决而後合也噬嗑乎合乃享也利用獄獄必决而後合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皆明斷之義柔得中而上行有恕心存焉

龜山楊氏曰先王觀雷電威明之象而致慎焉故明罰敕法明則不濫敕則不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書之金縢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故

知雷電之威无隱而弗及也易之取象噬嗑與豐无以異此噬嗑者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勑法而後用也天之動威其行如此則先王之用刑其有不慎者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此可見矣然則噬嗑與豐施設之序何異也曰猶之天也將先春而後秋乎將先秋而後春乎故折獄致刑蓋有不得已而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敕法而後用也雍曰二卦先後之象盡於此矣然噬嗑方動以期於明必先明其罰敕其法以示天下使天下知所避然後犯於有司者可以麗其罪若周官大司寇縣刑象之法于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至於士師又憲禁令于國及

郊野此之謂明罰敕法也豐則已明而動是已布刑也已令憲也動則麗之刑矣若大司寇邦典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之謂折獄致刑也是皆聖人之政見於有迹者也若其至仁內充推恩四海葢不可得而見焉特於聖人之言得其大槩而已觀舜戒羣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其戒臯陶曰惟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而臯陶稱舜亦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知此則盡噬嗑之用獄矣然舜之命臯陶必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然後曰汝作士葢蠻夷猾夏寇賊姦究利用獄之時也由是知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為利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勑當作敕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

易避效電之明也正其法令以警懈墮效雷之動也九四坎為律法也三不正敕法也上三爻不正明罰也先王將明罰必先敕法非謂法其威怒以致刑此卦至爻變始有用刑之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雷電當作電雷本義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邪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先生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

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説極好 並語録 又作盡心堂記曰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為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意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

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為未足又取夫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黄金艱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

文集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

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一作爻）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

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葢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用刑期於无刑而已當用獄之初未至於惡積而罪大猶足以遷善也故屨校滅趾使不進於惡而已所以小懲而大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无位受刑者也王弼謂无陰陽之位非也雍曰觀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於爻以二三四五為人道之著初上雖為始終然既居六畫之內安得謂之无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是以在噬嗑為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屨校滅趾不以為

過何哉蓋小懲於早所以大誡於後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校屨之而沒其趾大其校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否下體艮為指在下體之下為趾巽變震為足為草木以草木連足指象沒矣屨校滅趾也荀卿曰菲紺屨紺枲也尚書大傳曰唐虞之

象刑上刑赭衣中刑雜屨雜屨即傳所謂蔍蒯之屨要之中刑之屨或菲或枲或蔍或蒯皆草為之疑古者制為菲屨赭衣當刑者服之以示媿恥非无肉刑也慎子謂以屨當刖誤矣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大罪者小罪之積否初六不正其行不已故屨校以沒其足使止而不行所懲者小所誡者大乃所以无咎震為行艮止之不行也无咎正也卦以初上為受刑二至五為用刑

者用刑貴中也王弼謂初上无位非也六爻非奇則偶豈容无位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為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屨校滅趾禁之使不得

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
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
羣飲之患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沈酣遂致頑而不
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
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易說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
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

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没也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乗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强義不相妨　深至滅鼻者乗剛故也乗剛乃用刑於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六二居有過之地而已噬之乗剛而動

為力不勞動未過中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當而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鼻者息之出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為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為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絶其往來乃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葢才不足而資物以為用者也柔順中正裕於矜恤之仁而

略於剛斷之義然而噬膚之易有滅鼻之深葢乘
剛之過也六二且以為戒況其他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三四五皆言噬葢用刑除間之爻
也膚柔脆之物易噬也夫六二柔順中正之德宜
其用刑无過舉矣今噬膚之易而有滅鼻之深者
葢六二以柔乘剛患在不及能勉於用剛焉乃能
乘剛故此噬深亦无咎也古者刑亂國用重典豈
非噬膚乘剛之義乎四爻必假膚腊胏肉見義者

以噬嗑之名本取頤中之象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陰為膚柔而近革噬之為易六三是也何以知艮陰為膚剥六四曰剥牀以膚坤剥乾成艮也六三不當六二噬之中正而動剛乘剛而往所刑者當兌為口故曰噬膚艮為鼻二動兌見艮毀滅鼻也鼻在面中滅鼻則當息不息則勢不能久言雖不當而二之用刑亦不過中故无咎二動宜有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祭有膚鼎葢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本義 膚腹腴滅没也謂因噬膚而没其鼻於器中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强而

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强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温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易說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无咎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一无三字

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所間在四四爲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曰遇毒能以爲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中有物謂九四也則噬嗑之爲間惟九四而已故有腊肉之象焉腊肉物之全體也六三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上當九四之剛故噬腊肉而遇毒也噬腊肉而遇毒故可吝然噬終必

合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雖乘剛而能噬深者中正故也六三之柔又非中正其噬難矣而能擇乾物之小者噬之猶如治小獄決小罪可謂度德而量力者也然其德威終不足以服人適足以招怨懟而致悔吝以其刑既小是以止於小吝而无大咎也鄭氏周官注以小物全乾為腊馬氏以有骨謂之胏其義最得之毒害也猶人不勝其噬而疾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鳥獸全體乾之為腊噬之最難者也九四不正間於上下之際强梗者也艮為黔喙之屬離為雉日熯之腊肉之象六三位不當以柔噬剛刑人而不服必反傷之故遇毒毒坎險也何以知坎為毒師曰以此毒天下謂坎也小吝者六三位不當而柔也然无咎者動則正兊見坎毁强梗去矣兊口噬也荀爽曰噬腊謂四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

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

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已其意深矣

易說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

已過中是其閒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

肉之有聯一无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

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

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

守則吉也九一无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以利艱貞葢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五為陰柔故喻乾胏能守正得剛直之義故艱貞吉其德光大則其貞非艱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文

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夫處羣陰之中當除間之責其任難勝矣故有噬乾胏之象焉胏肉之有骨者堅而難噬也噬胏而得金矢以剛克遇之也蓋剛過中故有金矢之象焉夫用獄之道君子所宜盡心也一之以剛直則獄有不得其情者故利艱貞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雖利艱貞未能使无訟也故曰未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胏肉之乾堅强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為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為難聽之訟在獄則為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

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審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雍曰九四有至難之噬而得束矢鈞金猶曰利艱貞吉者曾子所

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葢聖人明慎欽恤之意也雖然刑期于无刑必也使无訟如是則得金矢亦安足以為聖人之光哉所謂聽訟猶人者也帝堯之光被四表文王之光于四方其道有大於此者矣故孔子之象以九四為未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附骨之肉謂之胏胏古文作𩇓横渠謂五也六五柔中有剛在二剛之中曰熯之乾胏之象胏比腊為易比膚為難九四剛直不撓往則

兊之得金矢也乾變爲金巽爲木坎爲矯爲弓離爲兵矯木施金加於弓上矢也金剛矢直噬之則剛直行矣四五易坎毀成頤噬乾胏得金矢也九四不正動而正唯恐其不正不正不足以噬故利艱貞乃吉不然則凶艱貞乃吉者以其道未光道光則安用艱貞哉或曰五君位四噬之可乎曰噬嗑爻辭取上下相噬明用刑難易而已不以君位言之卦五不以君位言者六卦訟也噬嗑也恒也

遯也明夷也旅也訟不言君者人君不以聽訟為主故風美召伯頌言臯陶而已恒不言君者君道不可以柔為恒遯不言君者君不可遯也明夷不言君者失君之則也旅不言君者君不可以旅也春秋天王居于鄭書出諸侯去國書奔噬嗑決獄有司之事非人君之職若以五為君則二大夫三公四侯相噬何哉易不可一端盡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

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本義　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説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底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寃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

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斮石之類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此爻為間最大大凡噬乾胏乾肉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為間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為漢大間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戒也易說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

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閒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一作忘危懼也 貞厲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

守正慮危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人君任天下之重而以柔居之欲除天下之間噬之亦難矣故有乾肉之象焉然據天下之利勢噬之雖難與噬乾胏則異矣居中而處剛得黄金也噬乾肉得黄金雖不當位而居中則不過處剛則不茹得當也其除間也能勝其任矣故於貞厲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聽獄之道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然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也故噬乾肉得黄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尚且曰貞厲无咎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故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又曰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雍曰乾肉之噬易於乾胏六五柔而用中有可噬之道故得黃金然猶貞厲者葢未能盡為君之道故也觀舜命臯陶作士而戒以无刑孔子與仲由折獄而自任以无訟葢君道无事於獄不必有乾

肉之噬矣

漢上朱氏曰噬上也上剛而居柔離日熯之乾肉之象乾肉比膚為難比胏為易五與上易成兊口故曰噬乾肉黃中色離中之坤也上乾變為金故曰得黃金言自五噬上噬之亦難噬之而服則於剛為得中矣九居五貞也故曰貞五未易上有强不能噬於正為厲於德為有咎噬上九而當雖厲終无咎也故曰厲无咎得當也得當者於五剛中

為當也或曰用刑言噬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
夫示之德讓使人安於至足之分則不爭不爭則
无訟今物至於噬而後合德下衰矣噬之當也猶
愧乎无訟矧噬之有不當乎末流之禍怨亂並興
反復相噬且萬物同體而使物至於噬自噬之道
也故四之剛直上九之剛未免於噬夫子曰必也
使无訟乎叔向曰三辟之興皆由叔世聖人之意
不其深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剛在四則為直而已五得中則為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為間者耳間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易說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一无傷字其耳誠聰之不明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頤中有物四之謂也三與五為四所

間皆欲噬而合之故四爻皆言噬六二噬六三六
三六五噬九四九四復噬六三六五凡噬遇柔則
易膚與乾胏是也遇剛則難腊肉乾肉是也二下
乘剛噬柔過分至於滅鼻然噬而求合不失乎中
故无咎六三以陰居陽位既失當所以遇毒然物
之所間不可不噬雖以失當小吝不進卒能噬之
故无咎九四一卦之體已爲之間上下二陰噬之
雖易理苟不直不能无凶故鈞金束矢必得其直

利於艱貞然後獲吉不足光也六五以陰處陽以柔噬剛雖正而厲厲也居中得直故得黄金以中噬不中雖厲而當故无咎也腊比乾肉禽獸全體有骨堅焉其噬也難五以上噬下故易三以下噬上故難

龜山楊氏曰爲間之極至於惡積而罪大以其聰不明也使之聞過而改寧至是夫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

可擠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聽之不明可知也葢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屨上九滅耳或以滅為刑而疑之獨孔氏以為滅没也葢屨校何校則刑也屨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没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没耳也噬膚之易而深噬焉自没其鼻用力之過也此皆没之義也若以滅耳為刵滅鼻為劓滅趾為剕則上九復不為凶而初二又不為无咎也書註劓刵

輕刑也考之呂刑剕辟為重故漢重斬趾同於棄市方初九小懲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初二无咎上九則凶葢戒之於蚤故終為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終不麗于大辟乎故為重刑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坎為耳上九之三巽為木巽見坎毀何校滅耳也上九有耳不明乎善罪大惡積陷

於凶而不知宜曰耳不聽而曰聰不明何也坎水離火日月之光火外景也於目為視水内景也於耳為聽視聽之用无非明也氣交則通精併則專瞶者專視併耳之用於目也聵者專聽併目之用於耳也上之三離目毁无見善之明又不能專聽是聰復不明何校滅耳責其有耳之形无耳之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

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滅耳葢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蚤圖之則无此凶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九為惡之大一至於此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五